

热历史

古代的录取通知



□李开周

嘉庆年间,满洲镶黄旗青年完颜麟庆离开父亲的任地,到北京顺天府考举人。考完试,他没走,像别的考生一样,在旅店里苦等,等待官府放榜。

放榜那天,完颜麟庆让旅店老板帮他雇了一辆马车,带上书童阿升,坐着车去看榜。马车很颠簸,完颜麟庆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:榜单上有没有我的名字呢?如果有,那真比中奖都开心;万一没有呢?我怎么有脸回去见父亲大人?怎么有脸回去见少年玩伴?过去10年的寒窗苦读岂不是等于白费工夫?

那时候才凌晨五点,天还没有大亮,京城大街上已经川流不息,好多跟完颜麟庆一样去看榜的书生,有的步行,有的骑马,有的乘坐马车。完颜麟庆眼尖,他突然瞧见对面跑来一个差役,左手打着一面红旗,右手高高举着一张横窄竖长的大红帖子,那帖子被晨风吹得呼啦作响,帖头隐约可见“完颜”两个字。完颜麟庆从马车上一跃而下,迎头抱住那个差役,急切地问道:“你是报录的报子对不对?这张报帖上的新举人姓完颜对不对?”没等人家回答,他一把抢过那张帖子,抻开一瞧,乐得大声读了出来:

“捷报!贵府少老爷完颜,名麟庆,今科顺天府乡试中式第××名!预贺金殿联元及第!”

他兴奋地对报子说:“我就是完颜麟庆,你不用到我下处去了。阿升,快从包裹里取两串钱,给爷看赏!”

赏完报子,完颜麟庆让马车继续往前赶,赶到贡院门口,挤进人群仔细看榜,榜单上果然有他名字。他喜滋滋地掉头回旅店,给父亲和祖母各写了一份家书,报告自己中举的喜讯……

以上情节绝非杜撰,它出自完颜麟庆的自传体著作《鸿雪因缘图记》,非常真实地描写了清朝举子看

榜和差役送报帖的情形。在科举领域,报帖又名“捷报”,相当于现在的录取通知书。

古代也有录取通知书吗?当然。宋人笔记《云麓漫抄》第二卷记载:“国初,循唐制,进士登第者,主文以黄花笺,长五寸许,阔半之,书其姓名,花押其下,护以大帖,又书姓名于帖面,而谓之榜帖。”宋朝初年,进士登科,朝廷用精美的黄纸制作录取通知,长五寸,宽两寸半,上填考生姓名,下有考官签名。填好以后,用一个稍大的纸袋装起来,纸袋上面也填写考生的姓名。这样的录取通知,在宋朝叫作“榜帖”。

如今网上流传一些文章,说唐朝就有录取通知书,名曰“泥金帖子”。实际上,泥金帖子并非官府签发的录取通知,而是考生在金榜题名以后,写给家人的报喜家信。当时流行用油漆或胶水调和金粉,在纸张上写出金闪闪的文字,显得气派和喜庆,故得名“泥金帖子”。如果硬把这样的家信理解成录取通知,未免有点儿牵强附会。

唐朝有没有录取通知书?应该没有,至少文献里不见记载。真正的录取通知极可能是从北宋初年才开始出现的,而且只出现几十年时间,就被朝廷主动取消了。为什么要取消呢?主要是为了省事。古代的官邮系统效率低下,任务繁重,仅仅是寄送公文和军事消息,就搞得差役和临近百姓苦不堪言,再为每一个中榜考生投递录取通知的话,负担自然更重。从实用角度讲,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——古代交通落后,考生考完试反正又不会马上回乡,反正会在放榜那天去看成绩,朝廷何必再费劲寄什么录取通知书呢?

在《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》一书中写过宋朝新科进士之间盛行的一种习俗:在公布榜单之后,这些进士都忙得很,忙着聚会、交换联系方式、刻印《登科小录》。啥是《登科小录》?就是这帮新进士的同学录,上

面印着他们所有人的名字、名次、年龄和籍贯,批量印刷,人手一本。

新科进士拿到《登科小录》,会与报喜的信笺一起寄到家里。不严格地说,这份《登科小录》也算是录取通知,进士们自己印的录取通知。

在南宋大臣洪迈和另一个大臣周必大家里,都藏有北宋时期的《登科小录》,其中周必大收藏的一本《登科小录》封面上还粘了一份榜帖,也就是前面说的由北宋朝廷印发的录取通知书。周必大认为,那是考生粘上去的,将朝廷的录取通知和进士同年的同学录一起寄给家人,家人将它们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,世代相传,激励子孙。

周必大也是进士出身,但他中进士时可没有收到过朝廷签发的录取通知。如前所述,录取通知在北宋前期昙花一现,到周必大那个时代,已经消失了两百年左右。好在南宋闲人不少,有人专门给考生印发和寄送录取通知,以便得到赏钱。《梦粱录》第二卷《荫补未仕官人赴铨》记载:“盖临安辇毂之下,中榜多是府第子弟,报榜之徒,皆是百司衙兵,谓之‘喜虫儿’。”进士榜单刚一公布,就有人赶制出类似录取通知的喜报,分送到考生住处,称为“报榜”。报榜人都是俸禄低微或没有俸禄的衙役,他们报榜讨赏,无孔不入,人称“喜虫儿”。

“喜虫儿”没有工资,为了及时获得考生的录取信息,他们要向考官行贿,要出钱刻版,要请抄写员誊录考生姓名,还要骑上快马满城分送,甚至跑百十里路送到外地,付出如此巨大,无非是为了多赚赏钱。与此同时,他们的内部竞争也非常激烈,每科进士得中者最多几百人,而分送喜报的“喜虫儿”却可能多达上千人,谁消息灵通,谁的腿快,谁就能抢到活儿,否则很可能血本无归。

由此可见,古代的录取通知书并不仅仅是一张纸,还是一门生意。

(《南方周末》)

史海钩沉

古代的圣旨



▲清代圣旨(盐湖区博物馆藏) 记者 刘亚 摄

□杨博

圣旨,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下的命令或发表的言论。圣旨的颜色也并非只有黄色一种。清朝时,给五品以上官员的圣旨颜色有三色、五色和七色的;给五品以下的一般为单一的纯白色。级别越高,颜色就越多,最高等的是七色圣旨。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展示和象征,其轴柄质地按官员品级不同,严格区别:一品为玉轴,二品为黑犀牛角轴,三品为贴金轴,四品和五品为黑牛角轴,六品及以下全为乌木轴。

最初出现圣旨的时候,并不是“奉天承运”这样的格式。在魏晋时期,圣旨开篇为“应天顺时,受兹明命”,表达了皇帝旨意为上天之意的代言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将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”搬上圣旨的第一人,这是一种对皇权的霸气宣告。

圣旨必须使用正体书法,而且要百无一错,古代时候没有涂改液,更不能撕了重写。实际上,有三种身份的人可以写圣旨,一种是皇帝本人的御笔亲书,第二种是翰林院官员,第三种是皇帝的老师或大书法家代书。这些人不但字要写得好,而且要没错字、错句。因此,在圣旨上可以看见官方正体书法的“规矩”之美,文辞严谨,书法端正。

圣旨的材料非同寻常,都是用上好蚕丝织成的缕锦织品。这种织品多为贡品,产量低,极其难得。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,布料上也会布满祥云图案,就像今天的防伪水印一样。

(《沈阳日报》)

生活史 古代葫芦用途广



▲运城葫芦工艺品

记者 刘亚 摄

□傅维康

葫芦为葫芦科一年生攀援草本,自古以来常被称为壶芦、壶芦。古代文献写到的瓠(音同“葫”)、匏(音同“匏”),也多是指葫芦,比如元代农学家王祯《农书》高度赞赏的匏就是葫芦,书中写道:“匏之为用甚广,大者可煮作素羹,可和肉煮作羹羹,可蜜煎作果,可削条为干。”

中国先民摘食鲜嫩葫芦,逐渐发现葫芦果实、果皮、叶、花、种子对人体有保健医疗功用,中医学将其功效概括为清热、生津、止渴、润喉、利尿、消肿、散结、通便、养颜等。

葫芦不仅可供人类蔬食和药用,还和中华民族文化与民俗有着密切关联。葫芦外形似大小两圆球天然相叠,给人们以美、和谐、圆满的感受。加之葫芦谐音“福禄”“护禄”,为企业富贵、幸福,有的人家特在厅堂、房室里摆放植物葫芦或人工制作的葫芦。中国历代,人们创造了葫芦造型的剪纸、绘画及制作各种工艺品,形式丰富多彩。

古人将老熟葫芦剖为两半,清除瓢和籽之后,成为瓢,也称登(音同“锦”),可用于舀水或盛酒饮。中国古代,有些人家为子女等晚辈举行结婚仪式时,给新婚夫妇各执一盛有酒的瓢(登),让他俩各自把酒同时饮完,称为“合登”。两千年前,《礼记·昏义》记述了合登仪式(昏,古代也指结婚;义,仪的古字;昏义即婚仪)。

老熟干燥的葫芦,体轻,能浮于水面,中国古人利用葫芦此特点,将多个老熟干燥的葫芦绑于人体腰部周围,能涉水安渡江河。(《中医药文化》杂志)



辉煌年代的骑兵

文史漫步

在人类历史上,骑兵创造了一个个传奇:

公元200年,在官渡之战中,曹操亲率以骑兵为主的5000人,乘夜入袁绍军区,烧毁袁绍屯粮的乌巢,从而扭转战局,大败袁军,成为北中国霸主;

公元817年,唐中兴名将李愬,率领骑兵顶风冒雪,“疾驰百二十里”,夜袭蔡州,生擒叛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,“雪夜入蔡州”一举奠定了大唐的“元和中兴”;

公元1171年,在中东蒙古萨,仅16岁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用不足500名骑士及3000步兵,大败率领着精锐马木留克军团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,歼敌人数竟达30000之多;

公元1560年,日本战国时代的军神上杉谦信,在出阵关东之时,面对小田原北条氏的三万五千大军,亲自率二十三骑冲阵,北条军竟然望风披靡,全军溃败……

传奇中的传奇,无疑是在十三世纪横行世界的蒙古铁骑。军事家成吉思汗,将骑兵战术发挥到了极



▲古代骑兵陶俑

记者 刘亚 摄